

食事



天刚蒙蒙亮,石井码头的晨雾裹着咸涩海风,街角老粥摊先亮起了昏黄的灯。大铁锅里的粥咕嘟翻着细泡,热气裹着海鲜鲜甜、蒜酥焦香,漫过水泥路,飘向岸边停泊的巨轮与高耸吊塔。

早年,人们驾渔船捕鱼,或下南洋讨生活,风里浪里奔波,最盼一碗热乎扎实的粥,码头边的咸粥摊,便成了跑船人最靠得住的清早补给站。一碗咸粥落肚,海的潮气、码头的烟火气,便踏踏实实暖进了胃里。

凌晨三四点,天还浸在墨色里,粥摊老板系上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,守着口沿磨亮的大铁锅忙活。泡了一宿的早籼米顺着锅边滑进沸水,他握着长柄铜勺贴紧锅底不停搅动,怕米粒沉底糊锅。米粒慢慢熬得开花,粥底绵密浓稠,米香裹着热气往胃上冒,这是火候熬出的美味。

粥底的鲜气,全靠当日海货提味。刚卸

船的小管还带着海水湿意,肥嫩海蛎要淘洗三遍,再配上收网带上来的各色小杂鱼,这些都是熬粥的绝对配料。趁着粥底滚沸,鲜货一股脑下锅,大火猛煮三五分钟,海鲜鲜甜便全融进米浆里,起锅前撒一把芹菜末,淋一勺金黄酥脆的葱头油,点几滴酱油提鲜,一碗冒着白汽的咸粥,就端到客人面前的矮木桌上。搭配刚炸酥的油条、爽口咸脆萝卜干,或是各式小菜,便是地道寻常的喝粥滋味。

跑了一辈子船的洪师傅跟小辈说,出海遇上风浪,肚里没点实在东西扛不住。咸粥既有米饭的饱腹感,又有海货的营养,咸淡适中,不寡淡也不腻人,扛饿又补力气。粥里的盐分刚好补上出海流汗耗掉的精气神,葱酥、芹菜又能去腥开胃。码头装卸工师傅也偏爱这一口,扛完货累得腰直不起来,往掉漆的长条凳上一坐,捧着搪瓷碗呼噜呼噜将粥喝个精光,一身乏累都被熨平。

码头灯火里的咸粥

□陈和深

小小粥摊,向来是码头的“消息站”。晨光慢慢透进来,沾着油泥的海员、满头挂汗的装卸工、拎竹菜篮的阿婆、背书包上学的学生,捧碗喝粥。有人聊昨夜船上的机器故障,说轮机长凭几十年老经验一眼找准毛病;有人唠叨当日渔获行情,哪家海蛎最肥、哪家小管最新鲜。一碗粥的工夫,航运消息、海货市价,就从粥摊飘向大街小巷。家家都会煮咸粥,却一家有一家滋味。跑船人家的粥海鲜给得足,咸鲜味厚;商户人家煮咸粥,会多加几朵干香菇、几粒干贝,滋味亦厚重,招待南北客商正合适;寻常百姓家的粥简单朴素,配几样小海鲜,清早熬上一大锅,全家老小围坐一桌。长辈席间讲起早年讨海的艰辛、观风辨向的跑船旧事,小辈听得入神,仿佛能望见古港当年千帆竞发的模样。

如今的码头早换了新颜,万吨巨轮取

代了昔日小渔船,高大起重机取代了人工搬运,可老粥摊还守在码头边,昏黄灯光依旧是温暖的模样。游客听着海丝故事寻味而来,喝上一口都忍不住点头:这才是地道闽南味道!老船长退休后,每天清早都要踱步到粥摊,他说:“喝了一辈子粥,戒不掉了。”他总说,咸粥里有码头的烟火气,还有他们这辈人劈波斩浪打拼一辈子的回忆。晨光愈发明亮,码头汽笛一声长鸣,粥摊炊烟还在慢悠悠飘着。一碗咸粥,盛着大海的馈赠,装着几代航海人和码头工人的记忆,更藏着人们对日子的热乎劲、对大海的敬畏心。

这粥里藏的,是人们刻在骨子里的生活道理:熬粥得耐着性子慢慢熬,才能出真味;跑船过日子得脚踏实地,方可行稳致远。这一口咸鲜,不只是舌尖滋味,更是闽南人与大海、与航运相依相伴的岁月长情。



乡情

燕尾脊下

□黄良

旧时光在这里慢慢沉淀,任由岁月缓缓流淌,将百年风雨、山海离绪,尽数封存于这片侨村的砖瓦、飞檐、滴水兽、琉璃之间。踏足梧林古村落,目光所及,红砖古厝绵延连片,自成格局。闽南传统营造技艺与南洋异域风情相互交融,一栋栋中西合璧的老建筑静静矗立,无声诉说着一代代华侨跨越重洋的奋斗史诗与赤诚乡愁。

风掠过百年侨村,穿过纵横交错的古巷。高耸坚固的枪楼傲然挺立,轮廓张扬厚重,墙体以泉州本地胭脂红砖垒砌,瞭望窗向着四方敞开。百年之前,世道动荡,盗匪横行,打家劫舍,远赴南洋致富的乡贤回乡筑楼,枪楼不仅是村落的防御屏障,更是游子守护家园的决心。与之相映的娘惹宅邸,则尽显温婉低调,精美的彩色玻璃、浮雕廊柱、雅致的窗花悄然融入闽南民居之中,并无刻意张扬,把彼时风靡南洋群岛的建筑审美,悄悄带回故土,与红砖民宅相融,浑然一体。

最动人的风骨,藏在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大厝里。传统闽南古大厝,讲究坐向规制,燕尾脊凌空翘起,如飞鸟展翼,剪碎天上流云。屋身采用出砖入石工艺,赤红砖石搭配花岗岩基座,天井、厅堂、厢房沿袋中原礼制,是刻在血脉里的故土印记。闯荡南洋的华侨,没有舍弃本土建筑根脉,又将海外所见的建筑巧思带回家乡。于是,传统燕尾脊之旁,楼房矗立,生出欧式拱廊、罗马柱、南洋雕花窗;古朴红砖墙体之上,点缀瓷片剪裁、西式浮雕,闽南民居的方正格局,搭配异域建筑的浪漫线条,两种文明在此相拥共生。一砖一瓦,一边是故土的根,一边是南洋的梦,造就独属于闽南的建筑奇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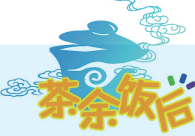
一纸侨批,横渡万顷波涛,自南洋各埠头纷至沓来。早年这里田地贫瘠,山地干旱,薄田难以养活全村百姓。无数子弟挥别亲人,搭乘帆船远赴南洋谋生。异国他乡风雨飘摇,他们白手起家,埋头经商,熬过无人知晓的艰难岁月,凭胆识与勤勉站稳脚跟,待到经商致富,游子心中从未忘记故土的贫瘠与乡邻的困苦。财富不曾令他们贪恋异乡繁华,心底的家国乡土情怀,始终炽热滚烫。

衣锦还乡的华侨,最先思索如何造福乡里。他们出资修筑蜿蜒绵亘的水渠,清泉顺着沟渠一路蔓延,浇灌昔日干涸的山地。曾经寸苗难生的旱地,因活水滋养,禾苗茁壮生长。沟渠流淌的不只是山泉,更是华侨反哺桑梓的心意。水利兴,则农事旺,依靠这绵延水系,土地产出日渐丰足,得以养活村里一代代男女老幼,解决生计之后,华侨大兴土木,修建民居、铺筑村道、帮扶乡邻。一座座番仔楼、红砖大厝拔地而起,不仅安放自家族人,也见证乡境日渐兴旺。

世人看见番仔楼恢宏雅致,赞叹建筑美不胜收,却很少知晓每一栋楼宇背后沉甸甸的故事。远渡重洋的游子,在南洋栉风沐雨,省吃俭用,把用血汗积攒的财富源源不断送回故乡。他们修建房屋,留在家园;兴修水利,普惠乡民;互通侨批,维系亲情。山海相隔,隔不断桑梓牵挂;前路漫漫,挡不住赤子归心。荣华富贵源于异乡打拼,最终回馈滋养自己的故土,这便是华侨最朴素的家国情怀。

斗转星移,潮起潮落,远洋红头木舟早已换成庞大铁壳大船,古村风貌却依旧。燕尾脊沐浴朝暮霞光,拱廊承接四季晚风,侨批里的思念被妥善收藏,水渠依旧潺潺流淌。游人穿行古厝之间,触摸斑驳旧砖,端详中西交融的雕花构件,仿佛能够看见百年前,一批又一批梧林人告别家乡,扬帆出海,又心怀虔诚,携资归来反哺故里。

古厝守望故土,洋楼承载乡愁。古村落留存的不只是独具特色的中西合璧建筑群,更是一段跨越山海的奋斗历史,一份永不褪色的桑梓情义。行走在静谧古村,与百年时光相逢,便是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旧梦。



藏在指尖的古意

●食指

食指最初和吃有关,古人习惯用这个指头试探汤水、食物的冷热、味道,然后放到嘴里吮一下。这样做并不奇怪,上古时代的人们是用手直接抓起东西来吃的。

●染指

出自《左传》:郑国大夫子公,看见大王享用甲鱼宴,没分到,就伸手到鼎里蘸汤尝一口。“染指”由此而来,喻插手谋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。



诗语

蓑衣

□郑智得

需凝视钉子入墙的分寸
不能抖落太多粉末
需询问一道墙的负重
一件蓑衣挂在墙上很久了

它的前身是一棵棕榈树
剥下皮肉,经洗濯,晾晒
剔除骨头。耙丝,揉线,搓绳
大头针缝制衣袖与裙摆
每片棕皮各得其所,锁住时间的经纬

一件蓑衣挂在墙上很久了
多少人在雨中披上又抽离
它贴身厚实,需搭配一个斗笠
一头牛,一张犁

如若是一把宝剑
可以斩断时光,那该多好
它就不至于静寂地挂在墙上
等待,回不来的人



众生

雨一下,添了几分秋意。
风不再温热,白日的喧闹慢慢淡下去,夜里也静得早。

古人云: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……”秋风渐起,蟋蟀由旷野趋向檐下户内。时节从不会骗人,草木知寒,小虫亦知冷暖。

先前处暑时节,家乡的蟋蟀还在田埂、草丛、院角的砖缝里鸣叫,唧唧之声隐于草木墙根,远远散在风里。等到风越吹越紧,夜里露重霜凉,旷野不宜栖身,它们便一点点往暖处挪。从野外迁至屋檐下,从院子挪进屋子,最后安安静静,躲进床底的暗处。

独居异乡的夜,格外安静。

一只蟋蟀轻轻落进床底,唧唧低鸣,在檐角床下悠悠回荡。窗外没有车马嘈杂,只有轻柔风声,伴着床下断断续续的虫鸣。声响不大,细细软软,一声接着一声,并不扰人,反倒教人内心安稳。

床底方寸之地,厚厚木板之下,昏暗朴素,却是蟋蟀的安身之所。小小的生灵,熬过春夏,奔赴秋日,在人间烟火的角落里安然栖居,静静鸣秋。它不叹息光阴,只是认真度过属于自己的一季时光。

人间日子亦是如此,无论异乡或是故土,大多平凡朴素,少有轰轰烈烈,不过是时光流转,安然度日。春去秋来,寒来暑

蟋蟀入我床下

□张丹

往,看似平淡的朝夕,藏着最踏实的温柔。

“唧唧……唧唧……”一声声虫鸣袅袅如缕,如梦似幻,触动远在天涯的游子心底的柔软,如夜里流淌的星河,似故乡那轮深情的月亮。我仿佛看见母亲站在院门口那棵结满枣子的树下,呼唤贪玩的我回家吃饭;又忆起黄昏暮色里,我和小伙伴相约在玉米地里捉“苍苍虫”的小小欢喜。

年少在家时,从不觉得虫鸣珍贵。故乡的秋夜,遍地皆是蟋蟀声。院前草丛,屋后田埂,柴房檐下,满院清鸣此起彼伏。

那时院落宽敞,月色坦荡,晚风清甜。姥姥坐在院中纳凉闲话,我卧在竹席之上,枕着满院虫声入眠。月下蟋蟀浅吟,调子轻柔,细碎绵长。那时不懂何为乡愁,只觉夜漫长,日子清闲。如今回首,这一声声低声絮语,乃是儿时最美的乐章。

后来跨越山海,远赴他乡,烟火疏离。看过万千灯火,听过闹市喧嚣,才知晓世间最清静的声音,依旧是故里的秋虫啼鸣。

如今客居他乡,小屋窄窄,夜色清幽。窗外不再有家乡村口的田畴阡陌,也没有树下的老屋庭院,只有城市寂静的晚风。唯独这蟋蟀,循着秋的脚步,悄然

看你乘风滑行

□倪怡方

滑行,心一直悬在半空中。等到中场休息,我赶忙上前递上水壶,拿纸巾为满头大汗的他擦汗。见他兴致勃勃,满脸笑容地重新融进孩子们练习轮滑的队伍,我心里满是欢喜。

“阿公你看!”某个周末,他忽然松开扶栏,先是踉跄滑出几步,而后渐渐像小燕子一般舒展开身姿。只见他背着手,跟着教练越滑越顺,我的心也慢慢放下来,拿起手机接连拍下好几张照片。那天回家路上,他附在我耳边悄悄说:“阿公,别担心,很快我就会滑得像风一样快。”虽是童言稚语,却叫我心头暖烘烘的。俗话说熟能生巧,小外孙滑行日渐自如,又开始学习花样滑行技巧。他已经学会自己穿轮滑鞋、佩戴护具,只是偶尔需要我搭把手。下课后,不等我擦去他头上的汗水,他便跑去场馆用电吹风吹干头发,背上轮滑包就招呼我“打道回府”。

小外孙升入高级班那天,我特意录像留作纪念。视频里,他弓着背,双臂舒展如海鸥掠过浪尖,单脚站立时骤然加速,轮子在训练场灯光的映照下划出两道光痕。旁边一位中年家长笑呵呵地夸奖:“你孙

子这模样像踩着风火轮哪,真棒!”我笑着应和,心里像喝了蜂蜜水一般。当年那个牵着我的手在小区踉跄学步的小娃娃,如今已然能在飞驰之中找寻自身的平衡。从那以后,我不再时时刻刻目不转睛地盯着训练场上的他,偶尔还会拿出手机干点“私活”——把写了一半的文章继续写完,或是和相熟的文友聊聊写作。

有一天训练结束,小外孙兴致勃勃不愿离开,忽然说要表演新学的“燕子飞”给我看。只见他数次单脚滑行,上身几乎贴向地面,姿态极像贴着海浪翱翔的信天翁。当他一圈圈划着圆弧掠过我面前,我不由得想起《庄子》中“御风而行”的句子,两千年前的浪漫想象,竟在小小的轮滑场上有了生动具象。

除了轮滑课,我们也常到江边骑行。他还给我这个“旱鸭子”讲解游泳憋气的诀窍,说水底能看见如同金币般晃动的光斑;回家又向我展示绘画本上新画的机甲恐龙,说要拿遥控汽车和同学组建战队。凤凰木开得热烈时,他追着飘落的

花瓣奔跑,换上运动鞋,依旧步履轻盈。我由衷感慨,这一代孩子实实在在赶上了大好时光。

上个月整理物件,翻出他三岁时画的一幅画:小小的太阳底下,两个火柴人牵着手。“这是阿公和我。”他凑过来,边看边自豪地说,“现在我能画更复杂、更漂亮的了。”窗外三角梅开得火红,望着抽屉里他绘画获奖的奖牌,还有轮滑、游泳的达标证书,我忽然觉得,这些金属圆牌与纸张,恰似一圈圈年轮,记录着一个小生命从怯生生萌芽,到舒展枝叶,向着天空生长的过程。

昨夜,我梦见英姿飒爽的外孙,独自在训练场的灯光下滑行。他的影子时而聚拢,时而散开,快如电、疾如风。醒来时窗外果真起了风,家门口高大的辣木树枝摇曳,仿佛时光在轻轻吟唱。我想,所谓成长,大抵就是看着当初那个需要我搀扶才能站稳的孩童,终于学会在风中守住昂扬的姿态。我也期盼,在不久的将来,小外孙能如鲲鹏展翅,一飞冲天。

龙眼甜度高,富含维生素与矿物质,营

价值可观,但果品属性温热,不宜多食。加工后的桂圆干热性更强,能够滋补气血、安神养心,素有“南桂圆,北人参”之说。也有人将龙眼做成罐头,成为岁末馈赠的佳品。

多年前我吃过一道印象很深的菜,以龙眼为主料,去除龙眼果核,填入虾胶肉馅,外层裹上炸粉,入锅油炸至色泽微黄。成品外皮酥脆,内里兼有龙眼的清甜与海鲜的鲜爽,是极具时令特色的一道菜。

“处暑至,扛梯子,扛了梯子摘龙眼,摘龙眼,弟弟树下仰着头,看得口水潺潺流。”每到龙眼成熟时,这首闽南童谣总会在耳畔回响。

思绪飘远,趁鲜果正当季,立于自家龙眼树下,摘几颗尝一尝鲜。

龙眼挂枝头

□王剑锋

人日夜看守。我们小孩只能等承包方采收时,守在树下捡拾掉落的零星果子。回想那情景十分有趣,“咚”的一声,一颗龙眼坠落在地,树下的孩子便一窝蜂涌上前争抢,手快有,手慢无。

我家就有几十棵龙眼树,是当年责任田刚分到户时成片栽种的,至今已有几十年树龄。品种不少,其中口感、甜度最佳的龙眼,糖度可达18—22度,果肉晶莹剔透,吃起来清甜脆爽。

这些龙眼树树干粗糙,树冠撑开如巨伞,树高数米。旧时果价少,我们却难得吃上;如今反倒成了少有人顾及的“赘果”,任由它开花、结果、落果,年年周而复始。并非龙眼滋味不好,而是采摘实在棘手:龙眼树长得高大,采摘要么攀树,

要么借助梯子等工具。更现实的是如今鲜果价钱不高,为采摘龙眼去折腾,有些得不偿失。

鲜龙眼保存期很短,常温下仅能存放两三天。父亲觉得果子落掉十分可惜,往往会把鲜果烘干,制成大家熟知的桂圆干。制作工序颇为烦琐:先将龙眼成串摘下,再一颗颗捋下装入筐内;把整筐龙眼放进滚筒,加入少许细砂滚动摩擦,磨去外壳光滑表层;之后放到烘焙灶上用炭火熏烤。如今工艺改良,也可以用电烘。脱去大部分水分之后,还需要日晒,借助阳光把剩余水分彻底烘干。经过烘焙脱水,龙眼剩外壳皱缩、色泽深褐,果肉干韧,方便长期储存。

龙眼甜度高,富含维生素与矿物质,营



四季

“七月荔枝粒粒红,八月龙眼送上门。”这句民谚,道出泉州果序的轮转。暮春,满树缀起一簇簇细碎淡黄的龙眼花,花谢之后,小果子慢慢冒出来,在暑气里日渐饱满。处暑时节,一串串圆实的龙眼挂满枝头。街头巷尾,阿婆阿伯们又要开始吆喝售卖龙眼了。

今年的龙眼产量并不多,因为龙眼有大小年之分:大年,多数龙眼树挂果,普遍丰产;小年,果树产量不高。

小时候,龙眼算得上“水果之王”。那时候大众工资普遍不高,一斤龙眼就要好几元钱;若是加工成桂圆,身价还要翻倍。

因此,自家的龙眼大多舍不得吃,直接对外承包。

承包方为防止果子被偷摘,还专门派